

# 《本土眾數的可能》

(標題為編輯所加)

評論人：梁啟智

周思中的這篇文章，明顯刺中了近日縈繞在大家腦海裏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在現今香港社會上有多於一個、甚至多個團體，都在搶著為「本土是什麼」定下定義。正如近日YC（陳允中）有篇文章，內容是有關兩個術語，一個是土著本土派，另一個是開明本土派。我們在現時的社會狀態中見到，一方是相信本土行動，嘗試去重提人民要自主規劃一些事，但另一方即是在最近幾年，也是叫作本土派的，亦即是自稱城邦派的人的出現。

糟糕的是，不少人都發現，這個新來的本土論述好似蓋過了第一套。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這件事呢？而更最麻煩的是，恰恰這第二套論述建基於對歷史完全不做梳理，要麼完全否定，要麼完全接納。這是周思中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一個重要問題。但是，周思中指出這個問題後，他立即把話題跳去討論外國的歷史，討論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文章中提到，辯証法不能從自然界搬過來使用，政治行為又不能化約為客觀定律以作推演。所以假若發起政治行動的條件不存在，我們便要為其製造條件。

當然這一套說法與當年列寧時代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直至史太林當權的時候，這一套說法就被定性為是一套唯心主義，並遭到否定。周思中指出，這段歷史是想帶出預言式的批判及否定。當說明完這一段歷史，周思中把話題拉回本土的討論，並指出本土論述的爭奪與剛才所提到的那一段歷史有密切關係。周在文中提出那是一種「雙重詛咒」，本土本來有一套論述，且目的是嘗試處理解殖的問題。但隨後突然有一套更來勢洶洶的本土論述出現。最特別之處是，這一套新的本土論述在處理解殖的問題上十分蒼白無力。

現在的「雙重詛咒」正是在這一個位置上，而我相信在座有看過城邦論的朋友應該都能了解城邦論的蒼白無力在哪兒。例如城邦論對英國的觀點，一方面認為英國的法治及政治上的平等都是好東西，但當觀察城邦本土派的人士的行動與實踐，又似乎跟他們所歌頌的精神不一致。例如當要達致族群區隔的目的時，人權等議題都可以拋開一旁不顧。

由此可見，到底這套城邦本土論述又有多尊重英國的法治精神？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則是對於中國的未來，同樣也含混不清。它主張族群區隔，但是，族群區隔以後的下一步該怎樣做？相信讀者慢慢看下去都會萌生一種猶如看科幻小說的感覺。就是，根據這個城邦本土派的推演，它相信之後中國的政權最終會瓦解。

我最近翻看了一些陳雲寫的有關新界東北的文章，發現他的文章十分有趣。首先，在陳雲的文章中提到，將來難民都會湧去新界東北，那裏將會佈滿難民營。因此，假如新界

東北發展，周圍都建滿大廈的話，將來就會沒有地方設置難民營。陳雲的理論大概是這樣的一套東西。這一套理論無論是對中國還是英國的態度，均明顯可以見到它與第一套不同的是，它並不想去處理那些解殖問題，而只是抱持一種純粹對過去或是全盤否定或是全盤接納的態度。

陳雲的這一套理論又何嘗不是一套預言式的批判及事後否定？對於這一個分析我是認同的，但我隨即想到，面對這套後來的本土論述似乎壟斷了對本土的話語權時，下一步我們該怎樣做呢？最簡單的方法當然是回應這一套講法。既然第二套沒有提解殖，那我們便主動多提一點解殖。但我們立刻發現，回應這一套論述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套論述特別的地方是，它正正在批評一些第一套論述本來多於它的地方。

例如近日的一場罵戰，城邦論的人聲稱，在爭拗的地方上，城邦的理論是有理論基礎的，相反，批評的人就是沒有理論基礎。我面對這種宣稱實在摸不著頭腦。因為我是人文地理學出身的，人文地理學對本土二字本來就有著長長的理論背景。

我近日甚至專程重讀 Doreen Massey，發現陳雲的理論並未回應 Massey 提出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唯有類比我是西方的賣辦商人，或者自我定位為歐美的學術買辦商人。本土都不是新鮮事，在歐美都已經討論了三、四十年，而陳雲的理論在這一點上都無法搭得

上嘴，又怎能批評我沒有理論基礎呢？但我又再想深一層，發覺陳雲似乎又不全錯。

我們必須同意，在這兩套本土論述的討論上，一直以來都未有一套清晰的框架。近幾年，我經常被人指為「大中華左膠」，但我一直都不能明白為什麼「大中華」與左膠這兩個詞語可以放在一起，明明就是兩件完全不同的東西。但是，他們會繼續說下去，那是因為我未有辦法對問題作出回應。因為我一直未能提供一個清晰的講法指出大家的想法到底是怎樣。所以近日我忽發奇想，提出我們不如出一篇「左膠宣言」，指出我的想法是什麼，以杜絕他日再將一些我不信的東西說成是我信的。

但又有另一批朋友跟我說，其實我並不應該跟他們談理論，談理論是不切實際的。為什麼？首先回到城邦派的理論上。假如我們只著眼從理論角度去審視，城邦派的理論無疑是十分美麗，也不見有多大的邏輯謬誤。甚至，我們都會十分同意它所提出的某些訴求。差別只在於我們如何對他們的理論作出闡釋。當那些訴求後來演化成行動時，就引發了我們的不滿。當我們表達不滿時，城邦派就會跑出來說，是我們理解錯了他們，還要我們回去再看城邦論。

因此，與城邦的討論總是來來回回，大家也感到手足無措以及厭煩。我們再回到周思中的文章上。周思中在文章結尾再提盧卡奇，指出貨真價實的革命是不應該受到條件不成熟所限的。在條件不許可的情況下，才有嚴格的政治行動。一會我們不妨討論一下這一

嚴格意義下的政治行動其實是什麼。解殖的行動又是什麼？我相信各位已經十分理解，第二套本土論述的出現是客觀環境所造就，社會環境所面對的許多問題都是我們無法以正常方法處理的。如果我們能參與香港的政治，或者能參與中國的政治，那些問題就不應該成為問題。但是事實正正是因為我們無法參與，即使我們已經努力了二、三十年。但是，現在這些問題已不再是想像中、假設的問題，而是活生生在你面前，與你搶奪奶粉的時候，這些客觀背景造成了許多的不滿就被發洩在了那個方向。

最後，就是這篇文章的主題——「本土的矩陣」，以及文章開首的第一句提到「本土」並括上了眾數。這兩件事我都想了許久，因為在英文語境內，眾數是只要多於一個就是眾數。但中文語境卻有點不同。中文有云「無三不成幾」，那麼周思中這樣提出是否表示本土派其實是多於兩派？尤其是他特別提出「矩陣」二字的時候。那麼是不是說，當我要去下定義的時候，就是表示有幫人是土著本土派，另一幫人是開放本土派？可我在實際生活中所接觸過的人，他們大部份都對自己的定位不是很清楚。雖然他們都對現時內地正在發生的事或內地對香港所做的一切有好多的不滿，但他們未至於可以把這些不滿連繫起來，為自己的定位或取態下一個明確的判斷。而剛好有一套稱為城邦論的東西出現，他覺得都合心意，所以便聽下去。

可是，假若一下子把這些人二分了的的話，其實是間接把某些群眾推到了一邊。假如我是要去理解本土，而這本土其實是眾數，是有好多不同種類的本土論述，那我們的想像是

否也可以擴闊一點，而我們的回應又是否可以多樣一點？只要稍為對過去作一點回顧，就會發現，城邦論裏面的不少說法其實自香港七、八十年代已出現，而這些說法一直流傳至今。因此我想，當我們要回應的時候是否更應該只集中於我們社會某些潛在已有的說法，而不是匆忙地為這些未作深入討論的說法下定論，並將之歸類為某一方的說法？若我們集中地去思考眾數的可能，或許是更有益的討論。